

# 写实艺术的大师:从文学新闻角度认识斯坦贝克

何小聪

(浙江科技学院 语言文学学院,杭州 310023)

**摘 要:** 尽管美国学者对文学新闻现象的研究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新闻主义,但是这种写作的方式事实上早就存在于文学或新闻实践之中。作为作家和记者的斯坦贝克在这方面早就有不自觉的尝试。他的作品《从前打过一场战争》就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文学新闻的特点。《从前打过一场战争》所体现出的写作特征与当代美国文学新闻写作理念不谋而合的这个事实表明:该部作品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新闻纪实而完成了向文学新闻的转变,而斯坦贝克亦可称为美国文学新闻的先驱之一。如果文学新闻的写作方法和技巧是一门写实的艺术,那么斯坦贝克就是这种写实艺术的大师。

**关键词:** 斯坦贝克;文学新闻;文学技巧

**中图分类号:** G21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8798(2011)05-0345-07

## Recognition of Steinbeck from literary journalism

HE Xiao-cong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studies of literary journalism originated from the new journalism prevailed in 1960s and 1970s, the practices of literary journalism had been in existence earlier. Fact-finding and literary techniques, have been the two major features of John Steinbeck's persistent writing style. While checking *Once There Was a War* over, the essay sees that it not only deploys John Steinbeck's writing style, but also presents itself as a perfect pro forma demonstration of the writing principles of literary journalism—the much-later-born literary school. Therefore John Steinbeck can be viewed as one of the forerunners of American literary journalism and his *Once There Was a War* can be cited a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examples of that literary trend.

**Key words:** Steinbeck; literary journalism; literary techniques

**收稿日期:** 2010-12-02

**基金项目:** 浙江省外文学会专题研究项目(ZWYB2011071)

**作者简介:** 何小聪(1963—),男,浙江省杭州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应用语言学等研究。

斯坦贝克是一位多产作家,曾写过许多不同类型的文学和新闻作品。他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以真实的现实生活为基础,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来再次反映它们。新闻性和真实性是斯坦贝克许多作品的一大特征。斯坦贝克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一名杰出的记者。但是,斯坦贝克是一位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学术关怀的作家<sup>[1]</sup>。这可能同他深入实际、纪实写作的风格有关。与其说斯坦贝克是一位小说家,还不如说他是一名记者。因为他写的小说,都带有强烈的纪实性<sup>[2]</sup>。他的作品内容基本上是生活真实的写照;而当他的写作借助艺术表现形式时,他才表现出一位作家的风范。然而,文学新闻的正式诞生是在斯坦贝克的写作高峰之后,那么斯坦贝克与文学新闻有怎样的关系呢?让我们还是先从文学新闻谈起。

## 1 文学新闻

论及文学新闻,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兴起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新新闻主义浪潮。当时,以汤姆·沃尔夫(Tom Wolfe)、诺曼·梅勒(Norman Meller)、盖伊·塔利斯(Gay Talese)、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乔·迪第恩(John Didion)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试图以新闻为载体,加上文学技巧的运用,发展出一种新的文体风格,被称为新新闻主义。

正是这一浪潮引发了后来的文学新闻的流行。在被视为新新闻主义的标志性作品《新新闻主义》(*The New Journalism*)里,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人物汤姆·沃尔夫收录了当时的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品,并且指出:新新闻主义作品是通过深入采访真人、真事、真实的地点和生活方式,结合文学技巧的运用(比如意识流、交谈式言语等),再现真实的写作,这些作品可以与现实主义小说相媲美<sup>[3]</sup>。

然而,新新闻主义概念的提出者并非汤姆·沃尔夫。1887 年,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评述斯特德(W. T. Stead)的作品《无聊的商场小报》(*Pall Mall Gazette*)时认为,他的写作活泼干脆、具有革新意识,拥有当时新闻所具有的那种思辨色彩,因而提出了该名词以形容其风格<sup>[4]</sup>。汤姆·沃尔夫只是借用了这个名词,期望借此推广并提升使用这种早已存在的写作技巧,而不是新的手段。但在实践中,由于缺乏严格的操作定义,许多记者或作家超越了上述原则,并产生了五花八门的各种流派,其中包括文学新闻。

如今在美国大学里开设文学新闻阅读和写作的课程十分普遍,但是由于目前还没有系统成熟的理论框架,因此还未形成“文学新闻学”,对文学新闻这种现象的研究也只是处在探索阶段。这里要说明的是文学新闻并不是把文学和新闻简单相加,或者是用文学的手段来扭曲新闻事实,更不是假新闻的代名词。

国内学者对文学新闻也有探索,但一般都把文学新闻纳入新闻传播学的范畴来加以考察。例如,早在 1963 年,穆青就提出“新闻散文化”的问题<sup>[5]</sup>。最近国内有研究者提出自己的观点:文学新闻概念是以基本新闻观为基础,文学新闻的特征是指它在具备新闻的真实性、新鲜性、公开性这些基本特征之下的独特之处<sup>[6]</sup>。文学新闻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个性化、时代感、心灵性等。不管是文学新闻还是其他新闻样式,都应当客观公正地呈现事实真相,这是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sup>[7]</sup>。

关于新闻与文学的界限问题,美国学者持相似观点。比如,塞缪尔·P·温奇(Samuel P. Winch)认为:新闻传播的目的是传递信息,不是娱乐;新闻展现的是事实,而不是虚构的故事;新闻不包括推测和闲言;新闻由服务公众的专业人士掌管<sup>[8]</sup>。而文学则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来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这里的艺术即指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方法,换言之,文学是允许虚构的。所以这两者显然是不同的。

关于文学新闻的界定问题,虽然迄今为止国外对文学新闻作为一种文体仍有多种解释,但比较公认的是托马斯·B·康纳里(Thomas B. Connery)对文学性新闻作品概括性的定义:一种报刊杂志上的纪实性文章,通过运用类似小说的叙述和修辞技巧,将它确实的内容以故事或短文的形式呈现出来<sup>[9]</sup>。之后,约翰·哈索克(John C. Hartsock)又补充强调道:文学新闻作品是一种现代“叙事体”<sup>[10]</sup>。马克·克雷默(Mark Kramer)在他的《文学新闻》(*Literary Journalism*)一书中这样认为:当下的美国,如果谈起广义的、细节性叙述体的非小说作品,人们很可能说那就是文学新闻。文学新闻写作有八大原则,一是作者沉浸到他所采访的对象的世界中去,并且作深入的背景情况研究;二是作者同读者和消息来源者一道建立真

诚坦白和精确报道的潜规则;三是大部分写日常细节,这是为了反映人物真正怎样思想、行为等情况;四是使用“亲近语态”(intimate voice),以非正式的、坦率、富有人情味和讽刺的笔调来写;五是风格很重要,采用一种平易和简洁的风格;六是作者以一种自由闲散的、随机动态的姿态来写,并以此讲述故事,直接面向读者表达;七是结构很重要,主要以叙述方式讲故事并同离题的枝节闲谈结合起来,以扩大、增强和重新构建事件的表达;八是作者将读者随之而来的系列反应作为进一步发展意义的基础<sup>[11]</sup>。

相比较之下,国内学者对文学新闻的界定比较严谨,而美国学者对文学新闻的定义相对比较宽泛。

然而,当代的文学新闻概念已经突破了新新闻主义的框架,扩大和延长了它覆盖的历史跨度。埃德·阿普尔盖特(Edd Applegate)在他编辑出版的《文学新闻:作家与编辑传》中声称:文学新闻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新”新闻主义,用细节描述,现实主义的对话,戏剧艺术的技巧,使得非小说类报道生动活泼。文学新闻的特征已有好几世纪的历史,因此用“新”新闻主义来称呼它是一种误导<sup>[12]</sup>。他同时还指出:文学新闻实际上早在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及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作品里就开始出现了。

马克·克雷默在他的《文学新闻》一书中也写道<sup>[11]</sup>,有许多美国最伟大的作家早就采用了这种写作方式或者风格,比如19世纪的马克·吐温(Mark Twain),20世纪初的斯蒂芬·克兰(Stephen Crane),二战前后的詹姆斯·阿吉(James Agee)、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都尝试了叙事文体的报道写作。

## 2 斯坦贝克对文学新闻写作的不自觉探索

文学新闻的写作特点在于:一是运用田野调查的报道手法——采访、调查、现场和原生态记录呈现;二是运用文学创作中的写作手法——场景、描写、对话和采纳比喻修辞<sup>[7]</sup>。如果以此作为一面镜子,通过对斯坦贝克的主要写作历程进行相应的对照梳理,将会发现斯坦贝克的写作与文学新闻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早在美国经济陷入大萧条的1936年,斯坦贝克受纽约一家报纸(*the San Francisco News*)的委托,前往加利福尼亚去采访白人农业移民,作有关他们生活境遇问题的系列报道,发表了《俄州移民的农场生活》(*Reports on Okie migrant camp life*),立即引起了当时美国社会各界对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那些背井离乡、饱受煎熬的农民的广泛关注。这些采访到的人物和事情,以后成为《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里主人公们的原型和写作素材。《愤怒的葡萄》发表于1939年,它是一部饱含着愤怒的长篇小说。它写的是大萧条时期,贫苦的农民从俄克拉荷马州平原流落到加利福尼亚谷地,受尽欺榨的悲惨故事。豪沃思·威廉(Howarth William)在他的《文学之母:新闻与〈愤怒的葡萄〉》里论述了新闻事实、文学表现手法及文学新闻因素与这部小说创作的关系<sup>[13]</sup>。斯坦贝克此时已经开始不自觉地、并且相当成功地运用了“文学新闻”的写作手法,当然也更多地加入了文学色彩和原创性,使《愤怒的葡萄》在更大程度上似一部长篇小说。国内也有研究者认为:小说《愤怒的葡萄》真实地记载了美国流浪农业工人的苦难及其反抗,深受不同文化背景和各个层次读者的欢迎,并为斯坦贝克赢得了辉煌的声音<sup>[14]</sup>;斯坦贝克对土地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人与土地的疏离、土地变成人们获取无限制最大利润的工具的事实表达了深深的担忧<sup>[15]</sup>。

也就是在此前后,斯坦贝克还发表了其他好几部类似的纪实作品,例如1936年发表的《胜负未决的战斗》(*In Dubious Battle*),讲述了加利福尼亚摘水果的流动农业工人不堪果园主的剥削和欺凌,在共产党员领导下举行了一场罢工;1937年发表的《鼠与人》(*Of Mice and Men*)讲述了2个无家可归的流动农业工人的悲惨遭遇;1938年发表的《长谷》(*The Long Valley*)是一部描写蒙特雷地区居民的纯朴生活的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中篇小说《红马驹》(*The Red Pony*,1937)。

之后,斯坦贝克还写过许多不同类型的文学和新闻作品。由于斯坦贝克所写的内容基本上是纪实性的,故他通常是先以记者的身份去采集事实资料,而后以这些事实材料为内容基础,用文学作品的形式再将它们表现出来。在写作的主题上,斯坦贝克同情社会普通成员,并以描写他们为主;在写作的风格上,注重描写日常细节,以反映真实,在时效性上也与当时的时代脉搏同步。如1942年发表的《月落》(*The Moon Is Down*)是一部描写挪威人民反抗纳粹侵略的中篇小说,1944年发表的《罐头厂街》(*Cannery*

Row)再次描写了蒙特雷地区居民生活,1947年发表的《任性的公共汽车》(*The Wayward Bus*)则描写了加利福尼亚一辆农村公共汽车上乘客的遭遇。斯坦贝克后期的主要作品是2部长篇小说《伊甸园以东》(*East of Eden*)和《我们不满的冬天》(*The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前者写塞利纳斯山谷一个家族从美国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家族历史,斯坦贝克用写实和文学象征的手法描绘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后者写了一个身居小杂货店而幻想抢银行的落魄子弟的故事,用尖锐辛辣的幽默讽刺了美国社会中虚伪的道德观,两者都体现了运用文学技巧进行纪实写作,以揭示事物本质的风格的“文学新闻”特质。

上述作品基本上同文学新闻主张关注社会普通成员,注重日常细节、反映真实,强调及时性或时代感,作者要表现出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态度等的理念如出一辙。因此它们在纪实性、写作理念及文学技巧的运用上大都或多或少地同文学新闻作品有某种程度的相似。

总的来说,记者生涯总是伴随着斯坦贝克的创作生活,即使是在成为一位著名的小说家之后也是如此。在《愤怒的葡萄》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斯坦贝克还连续写了好几部今天看来是“文学新闻”的非小说作品。比如,他于1941年加入爱德华·里查兹的生物实验室小组,在加利福尼亚海岸研究生物,后写成报道《考茨海》(*Sea of Cortez*),其中包含了许多斯坦贝克对生活的看法。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受《纽约论坛先驱报》委派,斯坦贝克先去了欧洲,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写成了《远离炸弹》(*Bombs Away: The Story of a Bomber Team*)。到了1943年的下半年,他又受《纽约论坛先驱报》的派遣,前往英国、北非和意大利等地采访写作,而那些文章在日后的1958年结集成为《从前打过一场战争》(*Once There Was a War*)。二战结束后,他又去访问了当时的苏联,写成《旅俄记程》(*A Russian Journal*)。以后又出版了《和查理一起旅行探索美国》(*Travels With Charley: In Search of America*),《美国 and 美国人》(*America and Americans*)。

托马斯·B·康纳里(Thomas B. Connery)在其《文学新闻源卷:一个正在兴起的流派的代表性作家》收录了学者们对35位最为重要的文学新闻作家的评论和介绍,斯坦贝克不但名列其中,而且斯坦贝克的5部作品:《远离炸弹》《旅俄记程》《从前打过一场战争》《和查理一起旅行探索美国》及《美国 and 美国人》被认为是比较典型的文学新闻作品;其中的《从前打过一场战争》被认为是他最好的文学新闻作品<sup>[9]</sup>。美国知名文学评论家马罗维茨(Sanford E. Marovitz)在比较了同样是反映二战题材的作品莫尔丁(Bill Mauldin)的《上前线》(*Up Front*)和派尔(Ernie Pyle)的《勇敢的人》(*Brave Men*)之后,认为《从前打过一场战争》反映出作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新闻记者”<sup>[16]</sup>。另一位学者马克斯(Lester Jay Marks)则在其评论中写道:就《从前打过一场战争》这些篇章的)笔调、人物刻画和主题而言,完全比得上斯坦贝克的小说<sup>[17]</sup>。

诚如国内文学新闻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文学新闻是田野调查的结果,一般只能由社会或人类学者多年才能完成<sup>[7]</sup>。斯坦贝克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小镇萨利纳斯,年轻时他或在农场劳动,或在加州的山岭谷地中漫游,生活在乡村和牧场之间。由于他深入社会的实际,熟悉、同情社会的普通成员并与他们交往,为他进行写实主义的写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而所列斯坦贝克的这一系列作品让人们看到了斯坦贝克写作风格的主旋律,即深入社会实际,作为记者他真实记录,作为作家他纪实写作。在他的许多非小说作品中,人们常常可以发现他记者加小说家的影子即文学新闻写作的痕迹。这些列举的作品还反映出他在整体写作风格上的文学新闻倾向及他作为一个文学新闻先行者在这方面所作的实践和探索。

### 3 《从前打过一场战争》:一部典型的文学新闻作品

《从前打过一场战争》收录的文章及连同它们所构成的整个作品则已经具有了“非小说”和“文学技巧”等特点,以文学新闻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这比汤姆·沃尔夫提出新新闻主义的1973年早了整整15年。

#### 3.1 文学技巧的运用

首先,文学新闻作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小说般的叙事体。从《从前打过一场战争》这部作品的结构上来看,人们还可以通过对整个作品的俯视,发现在许多章节里呈现出一种短篇小说的特色,也就是所谓新闻的文学化倾向。西方小说的特点就是一直倾向于在一个固定的时空框架内观照生活。在短篇小说中作者往往从一个或少数几个固定的视点出发,将生活分出已知与未知的层次,逐次予以揭示;在长篇小说中

则将广袤时间中发生的时间内聚为几个固定的生活场景<sup>[18]</sup>。斯坦贝克在此也借用了小说的这种结构安排,他按不同的战场和战事分别安排记述。比如他把英国、非洲和意大利三大地域作为地点,分别写了发生在那里的各种故事。

在对人物的处理上,该作品明显受到小说文体的定点透视的影响,书中人物的设置有一种层次性,以有限的几个人物为中心,其他人物则居于陪衬的地位。当然与一般小说不同的是作品中的人物并没有性格发展,情节的发展也是随着当时战争的进程而展开。但西方小说的特点还在于喜欢通过布局将生活中的事件加以组合,照例分出一定的层次,通过限制叙述逐层接近故事的核心。在《从前打过一场战争》中,作者也在结构上尽量安排了变化,使其显示出突兀和不凡。有点尽量将一个简单的故事讲复杂的味道。在写人物的时候,也出现了对人物心理的描写,由于有了这层因素,作品就不可避免地抹上了文学新闻的色彩。如在报道美军攻占意大利芬托泰内岛时的一次战斗中,斯坦贝克写到了美国士兵的心理活动:他想,好吧,反正他们要是打死我,我的弟兄们也会结果他们三个的性命。他的脑海里显出戴钢盔的美国人,通过步枪瞄准星监视着这小队人<sup>[19]254</sup>。作者还对书中主要人物的心理和想法都进行了顺时针式的描述,类似于文学中的心理描写。这也许是斯坦贝克作为小说家和新闻记者两种身份合二为一后而写出了“文学新闻”的效果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是由于不恰当的借用意识流小说的技巧对人物的心理活动加以描述,或将几个真实的人物特点综合到作品的某一人物身上,那就有可能在细节真实性上有损于新闻通讯的客观真实。

这部作品与斯坦贝克一贯的文学主题一脉相承,相互交织,主要描写下层人物,如士兵和下级军官,关注他们的感受。他细致而简练的笔调,运用比喻等文学技巧,生动刻画了即将奔赴战场的普通士兵的形象。他写道:士兵们头戴钢盔,这让他们看上去全都一个样,像是一长溜的蘑菇。枪倚在他们的膝头。他们没有特征,没有个性。他们是军队的部件。钢盔上的粉笔号码几乎如同机器人身上的许可证号码一样<sup>[20]5</sup>。

在褒扬普通军人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贡献的同时,作者也试图用各种方式表现出他们真实的临战状态,比如焦虑、恐惧及所处的真实战场环境等。作品中有的章节也成功表达了斯坦贝克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对战场生活的敏感,并捕捉到了那场战争中输送部队的场景和血腥厮杀的场景。他描写道:他也许看到爆炸时溅起的污泥和尘土,一个意大利小姑娘腹部被炸开,躺在街头;他也许已经看到一个美国兵站在她那抽搐着的身體旁哭泣着。要是路况不好,他还会闻到空气中刺鼻的火药味和热烘烘的血腥气。焦土的气息,以及昨天或前天被打死的人畜发出阵阵的恶臭,会留在他的鼻孔内<sup>[20]159</sup>。

但是,这些章节的描写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于战争残酷性的个人感受和某种印象主义式的想象,这显然有别于一般客观报道的新闻通讯,而更像是文学新闻的表现方式。

### 3.2 简洁、生动的新闻语言

斯坦贝克在这部作品中所使用的语言同他以往许多作品一样,有新闻语言的特点,即语言的准确、平易、生动,而并没有使用文学语言。文学语言的能指性很强,所指不明确,易于引起各种歧义,而新闻语言的所指是非常固定、非常分明的。这同斯坦贝克的一贯风格和当时的写作要求相一致。其次,从文本的联系上去看,由于斯坦贝克在此所使用的语言所指的明确性从而导致了它的独立性,它可以离开文本而保持在文本中的意思,以免传讹,这符合通讯的要求;相反,文学语言对文本的依赖性非常强,文学语言的意义是在文本中的特定语境中存在的,所以离开了文本,可能就会失去其特有的含义。再者,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新闻语言由于其所指的透明性,因而不会因不同的读者而产生不同的理解;而文学语言由于其所指的歧义和复义性,往往会因不同的读者而产生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情感反应,文本对读者的主观感受的影响非常大。最后,从理解的层次上来看,斯坦贝克所使用的新闻语言基本上就是它们的字面意思,而文学语言需要读者去发掘语言的深层含义,它们可能与字面的意思不同,甚至根本读不出它们的字面意思,而底下却蕴藏着深刻含义。斯坦贝克的语言平易并不是说他的语言表达简单。他在作品里多用实义动词,较少使用形容词,这同他强调动作有关,这样会使他的叙述更具动感。例如:他发布命令并亲自操纵舵轮。然后他将艇身转了一下方向,小声喊:“放!”一时间,只听见强烈刺耳的爆炸物急速移动的响声和溅水声,鱼雷发射出去了。他又将艇身调整一下方向,再发射了一枚。他的嘴在动,好像在数着什么<sup>[20]210</sup>。

斯坦贝克的描写精确、生动,毫不拖泥带水,表现出他对细节描写的精湛技艺。再如,他还借用士兵的对话来描述战争场面:在那块海面上,我们被装在步兵登陆艇里,过了一会儿,所有的地狱之火都喷了出来。天上满是炮火,照明弹点燃天空,曳光弹划着十字,还有噪声——我们看见开始进攻了,不一会儿,一艘登陆艇撞到水雷,炸上了天。在火光中,你能看见其他的船只赶快转向逃开……那不像士兵被打死,倒像一幅画,一部电影。我们拥挤在船里,可是,忽然,我明白过来,这不是电影……<sup>[20]157</sup>。这里的描述没有浪漫的文学语言,而是紧凑使用了充满敏锐和紧张含义的实义动词,无论那番描述真的出自那个士兵之口还是斯坦贝克自己,似乎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滩头登陆作战的残酷已经呈现出来,斯坦贝克运用简洁、生动的新闻语言达到了文学新闻所追求的“叙事”效果。

### 3.3 从新闻纪实到文学新闻

1943年下半年,斯坦贝克任《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战地记者,前往二战前线,写下了数十篇战地通讯。15年后,也就是1958年,斯坦贝克将那些文章又再次整理加工,集结出版,题名为《从前打过一场战争》,所以,被收集的文章原稿基本上都是通讯体的新闻纪实。

这些文稿的写作时值斯坦贝克获普利策奖的小说《愤怒的葡萄》问世4年之后,其写作风格在很多地方同《愤怒的葡萄》相近似。斯坦贝克还是同样采取了“沉浸”式的报道方法,即深入实地,同被采访的士兵们打成一片,赢得他们的信任并以此把握他们对战争的感受。当时,斯坦贝克随军深入战区,但是他并不报道时效性强、重大的、有关战事进程的所谓“硬新闻”(hard news),而是作为战争场面的目击者进行文字记录,将战争中那些时效性不太强,日常的、细节的事情写下来,形成所谓“软新闻”(soft news)。他所选取的报道题材可以说都是极平常的,但是他却能从平淡中为读者展现栩栩如生的战时场面。这同文学新闻主张的“沉浸式”报道和“纪录片式”报道是如此一致。

人们通过阅读这部作品可以发现:斯坦贝克用准确、平易和生动的语言对战争场面进行了目击者式的文字记录,将战争中那些时效性不太强,日常的、细节的事情写下来,让后方的人们真实了解战争。他以非正式的、坦率、富有人情味和讽刺的笔调来记录这一切,公开承认自己报道中的主观性,表明坚决反对法西斯敌人,支持己方的正义战争,运用叙事体的写作风格,如同就在读者的对面那样地讲故事,将事实通过记者自己或被采访者的眼睛呈现出来,这样比一般的新闻写作模式更为实在地反映事情的面貌,更受读者欢迎。

这部作品内容的真实性毋庸置疑,斯坦贝克在序言里强调:这些通讯所记述的都确有其事。在重读之余,我的记忆又复活了……<sup>[19]9</sup>这个集子里的短文是在压力和紧张中完成的。重读后,我最初的冲动就是要去更正、修改、润色、删去冗繁,但我也想,它们的粗糙正是新闻稿直接性的一部分。它们就像邪恶的巫婆和善良的仙子一样的真实<sup>[19]20</sup>。

因此,《从前打过一场战争》中的文章无论是从其为报社撰写的题材、所采用的语言和体裁来看,还是从总体的真实性和当时发稿时的时效性来讲,都应当说是一部新闻作品。然而从几个另外的方面,比如从上述援引的例子中,人们已经可以看到这部作品对文学技巧的运用:诸如对人物的刻画,印象主义式的想象,对话形式的运用和对细节的描写等;加上修辞手段的应用,有比喻(如士兵的钢盔像是一长溜的蘑菇),也有象征(曳光弹划着十字);总体上类似小说的结构安排;对人物心理的描述(当然基于较为深入的了解,斯坦贝克可能非常熟悉那些人物真实的心理状态和心理感受)及其他一些文学技巧的使用,都体现了小说的叙述和修辞手法,给这部作品抹上了一笔浓浓的文学新闻色彩,从而完成了由新闻纪实到文学新闻的转变。

## 4 结 语

斯坦贝克的许多作品都诞生在“文学新闻”称谓产生之前,并且相对于其他美国记者和作家的同类作品较早地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实际上,《从前打过一场战争》所体现的文学新闻风格决非偶然,根据斯坦贝克过去的主要创作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显然是作者一贯的纪实写作风格的进一步延伸,从写《俄州移民的农场生活》开始,到《愤怒的葡萄》的成功,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描写普通群众生活真实的作品都深刻地反映出斯坦贝克写作风格中纪实文学创作的这根轴线。它同作者一直以来坚持的写作理念紧密相连,

与其具体的写作过程也息息相关。之所以说在《从前打过一场战争》的写作中斯坦贝克的一贯风格有了进一步的延伸或发展,是因为作者摆脱了新闻记者惯用的新闻报道手法,如汤姆·沃尔夫所说的那样深入采访真人、真事、真实的地点和生活方式,运用小说的叙述和修辞技巧,写出了可以与现实主义小说相媲美的通讯报道,在通常的新闻的“纪实性”上又更加鲜明地突出了“文学色彩”。而如果用马克·克雷默的8点标准来衡量,它则恰好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具有鲜明文学新闻特征的作品。所谓“文学新闻”,是以后才产生的名称,其实质条件并不能为时空所限制,所以斯坦贝克的《从前打过一场战争》不但反映了斯坦贝克自己一贯的典型纪实写作风格,也为他的其他纪实性作品作了或多或少的写照。虽然斯坦贝克从没有标榜自己的作品是“文学新闻”,但他的这部作品却得到了证明。

如果说斯坦贝克早年大量的反映并影响了社会的、以纪实为基本特征的作品,是他纪实写作的硕果,那么后来出版的诸如《从前打过一场战争》等一系列文学新闻作品则如同一串花环,撒在了这些果实之上,更鲜明地提示出斯坦贝克作为记者和作家的人生奋斗历程及其写作风格的真髓,向人们展示出他由纪实写作而来,通向文学新闻的写作道路。《从前打过一场战争》这部作品不但再一次典型体现了他本人在写作上一贯的以纪实为主与其个人的文学技巧相结合的写作风范,而且它所表现出的新型纪实写作风格与后来的文学新闻理念居然不谋而合。如果文学新闻的写作方法和技巧是一项写实的艺术,那么斯坦贝克就已经是这样一位写实艺术的大师,他的写实及其文笔证明了他是一位可与小说家相媲美的记者。因此,将斯坦贝克看作一位美国文学新闻写作的先行实践人物,可以说一点也不为过;而《从前打过一场战争》则可以作为一部美国文学新闻的先驱作品而载入美国新闻史册。

#### 参考文献:

- [1] 方杰. 荣辱兴衰六十载:国外斯坦贝克研究综述[J]. 外国文学研究, 2002(3):152-157, 176.
- [2] 李征戎. 愤怒的写实:评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J]. 外国文学研究, 2003(6):154-155.
- [3] WOLFE TOM. The New Journalism[M]. New York:Harper and Row, 1973:9.
- [4] KERRANE K. Making Facts Dance[C]//The Art of Fact. New York: Touchstone, 1997:17-22.
- [5] 方延明. 新闻文学化与文学新闻化的异化现象研究[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4):136-141.
- [6] 陈秀云. 文学新闻的含义及特征[J]. 理论界, 2006(8):95-96.
- [7] 邵书楷. 文学新闻的写作方法与实践[J]. 新闻实践, 2008(3):60-61.
- [8] WINCH S P. Mapping the Cultural Space of Journalism: How Journalists Distinguish News from Entertainment[M]. Westport, CT: Praeger, 1997:3.
- [9] CONNERY T B. A Sourcebook of American Literary Journalism: Representative Writers in an Emerging Genre[M].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2:14.
- [10] HARTSOCK J C. A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ry Journalism: The Emergence of a Modern Narrative Form[M].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0:176.
- [11] KRAMER M. Breakable Rules for Literary Journalists[C]//Norman Sims, Mark Kramer. Literary Journalism. New York: Ballantine, 1995:21-34.
- [12] APPLGATE E. Literary Journalism: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Writers and Editors[M].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6:1.
- [13] WILLIAM H. The Mother of Literature: Journalism and The Grapes of Wrath[C]//Norman Sims. Literary Jour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53-81.
- [14] 杨大亮. 再论斯坦贝克的现实主义小说《愤怒的葡萄》[J]. 时代文学, 2010(12):51-52.
- [15] 谢江南. 尘暴与《愤怒的葡萄》中的生态价值观[J]. 外国文学, 2008(4):98-100, 128.
- [16] MAROVITZ S E. The expository prose of John Steinbeck[J]. Steinbeck Quarterly, 1974, 7(3/4):88-102.
- [17] MARKS L J. Thematic Design in the Novels of John Steinbeck[M]. The Hague: Mouton, 1969:90.
- [18] 申小龙. 语言学纲要[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336.
- [19] 斯坦贝克. 战地随笔[M]. 朱雍, 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 [20] John Steinbeck: Once There Was a War[M]. London: Mandarin, 1986.